

2022年巴尔干之旅 (1)

本报特约撰稿人: 王辉云

去阿尔巴尼亚和前南斯拉夫旅行,一个重要原因是想看看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特别是俄乌战争爆发后,这个被称为欧洲火药桶的巴尔干半岛会有什么反映,更是我想亲临其境了解一下的。新冠疫情接近尾声,去这些国家都不需要核酸阴性证明,省去了很多麻烦。

去巴尔干四国的路上,在罗马换机时间较长,便借机进城兜风,也算是旧地重游。在特莱维喷泉(Fontana di Trevi)、威尼斯广场(Piazza Venezia)、罗马斗兽场(Colosseum)和万神殿(Pantheon)等几个景点转了转,到处都是人山人海。这是不是疫情结束后的报复性旅游呢?不得而知。怕耽误下一班飞机,我们未敢在罗马城里久留,便提前返回机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么一座千年古城,不要说一天看不过来,就是十天也不够用。于是,怀着百般的不舍与罗马告别,期待以后再回来罗马,认真体验罗马的古韵。

巴尔干旧貌换新颜

我们这次的巴尔干之行,第一站便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北靠塞尔维亚,东南邻希腊,隔着奥特朗托海峡与意大利相望,是欧洲最古老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虽然历史悠久,古迹众多,但仍是一个小众的旅游地点。那为什么选择来阿尔巴尼亚呢?这是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曾长时间受到过阿尔巴尼亚的重大影响。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疾风暴雨的考验”。这首毛主席语录歌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谓风靡一时,人人传唱,深入人心。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时代的记忆咋能说忘就忘呢?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对这个国家总还是有点儿惦记。

阿尔巴尼亚作为欧洲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再加上中国人民和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这层“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两国人民曾拧成一股绳地反帝反修反对各国反动派。记得我上中学第一次参加欢迎外宾的活动就是到建国门大街上举着纸花欢迎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当谢胡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站在敞篷红旗车上路过我们的欢迎队伍时,我们这帮孩子使出了吃奶的劲,欢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嗓子都快喊劈了。当然,阿尔巴尼亚电影,特别是《宁死不屈》里面的女游击队员,给我们这些文革时期的孩子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尽管后来这盏社会主义明灯灭了,但阿尔巴尼亚却深深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除了阿尔巴尼亚,我们还去了黑山、克罗地亚和

斯洛文尼亚,这几个国家原都属于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先前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国家。记得恢复高考那年,老牌修正主义分子铁托率团访华,给处于改革开放前夜的中国带来一股南斯拉夫热。随着《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南斯拉夫电影在中国的热播,国人对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开始另眼相看,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南斯拉夫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南共异见理论家吉拉斯的《新阶级》更成为当时我们这些大学生们的热门读物。

正是由于这些历史原因,这次的巴尔干半岛之旅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它让我们感到世事变化无常,伴随着时空穿越的惊喜,却也在心灵碰撞中平添了诸多物是人非的感慨。

地拉那近在眼前

到达地拉那时已是万家灯火,未能赶上旅行社举办的欢迎晚会。第二天开始游览时才见到我们的全程导游,一个斯洛文尼亚的中年大叔。这位身材圆润、英语流利的导游从衣着到谈吐,到做派都颇像个美国人。地拉那当地的导游则是一名经历过霍查统治时期的退休教授,言谈举止,中规中矩。看得出来,是个有故事的人。

地拉那作为阿尔巴尼亚首都,是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有100万人口。市中心显得比较拥挤,时常堵车,但树木繁茂。我们的游览活动从斯坎德培广场(Skanderbeg)开始。斯坎德培广场是地拉那的中心地带,相当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当我站在这个曾经是“天涯若比邻”的广场上的时候,感觉它既熟悉,又陌生。过去在报纸的黑白照片上看,这个广场显得恢弘辽阔,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周围高大建筑物不多,也缺少其他欧洲发达国家城市广场那种繁华。现在这个广场看起来就不显大了,周围几个现代化的高层建筑正在兴建之中,弥漫着一种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的劲头儿。

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坎德培骑马铜像矗立在广场中央。阿尔巴尼亚号称“山鹰之国”,其国旗图案上的黑色双头鹰,就与这位英雄有关。公元1443年,斯坎德培率兵在克鲁亚举起了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军旗就是黑色双头鹰图案。

阿尔巴尼亚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比较多,因此,在斯坎德培广场有一座古老的清真寺。这个叫做哈奇·艾特海姆·培清真寺(the Et'hem Bey Mosque)被公认为是阿尔巴尼亚最漂亮的清真寺,内外装饰都堪称精致,但规模较小。霍查统治时期,这座清真寺当然也逃脱不了被关闭的命运。现如今这座清真寺能对外开放,很自然地便成了阿尔巴尼亚宗教自由重生的象征。

据导游介绍,霍查统治时期,党和政府对宗教实行严厉打击。私自传教甚至会被判处死刑,大批教堂、清真寺、修道院被关闭,并取得一切宗教团体,使阿尔巴尼亚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无神论国家”。看得出来,霍查的宗教政策产生的影响依然存在,在这个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大街上几乎见不到任何人有明显的穆斯林标记。在这一方面,中阿两国人民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斯坎德培广场一侧的国家历史博物馆(the National History Museum),相当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是地拉那的地标性建筑。国家历史博物馆珍藏着这个国家大部分的古代文物。这座博物馆之所以远近闻名,并非因为里面藏有多少稀世珍宝,而是因为大门前的一幅标志性的革命宣传画。对于我们这些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来说,看到这幅宣传画,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便油然而生。我们去参观时,正赶上意大利总统在里面参观,导致我们的参观推迟了一个多小时。

当地导游为了打发时间,便带着我们到广场旁边的一个农贸市场闲逛,省得我们坐在博物馆外感到无聊。对于我们来说,逛农贸市场还真是一次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好机会。这个农贸市场紧邻斯坎德培广场,地点应该说相当好。然而,摆摊的商贩却不多,排列整齐的摊位显得有些冷清。虽然是近午时分,整个市场的顾客还不如摊贩多,缺少人气。这与其他国家农贸市场那种熙熙攘攘的火爆场面大相径庭。

回广场的路上,见到几个老头儿老太太坐在路边卖东西,每人面前一个小面袋,有卖西红柿的,有卖无花果的,来往行人,鲜有问津。这些老人即使把自己的货都卖了,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霍查时代的工人阶级,现在是否有退休金,但看得出来,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以至于无力租用农贸市场的摊位,只好在街边摆摊。这里好像没有城管,不然,在地拉那的天安门广场附近,这些在街上随便摆摊的人早就被驱赶得无影无踪了。

好不容易等到意大利总统参观完国家历史博物馆,才轮到我们进馆参观。在博物馆里转了一圈,对这个国家的历史算是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历史上,阿尔巴尼亚曾屡遭外来侵略和占领,直至二十世纪初才获得独立。二战结束后,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掌权,成立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在霍查当政的四十多年中,阿尔巴尼亚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在“苏东波”的冲击下,才开始改革开放。国家历史博物馆内有两个部分的主题令人印象深刻。

(图片见第B3版 →)